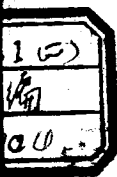


列· 宁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



人 民 出 版 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

(1921年3月8—16日)

共
运
室

人 民 出 版 社

列 宁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

*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5印张 18,000字
1975年4月第1版 197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86 定价 0.08 元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¹(摘录)

(1921年3月8—16日)

6

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

(1921年3月15日)

同志们,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态度。提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把这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或协议决定着我国整个革命的命运——作新的、或者可以说是更加慎重的和更加正确的补充考察,并且作一定的修正。我没有必要来详细论述为什么要作这种修正的问题。你们大家当然都清楚地知道,有多少事件(特别是由于战争、经济破坏、军队复员以及极端严重的歉收而引起的极度贫困所产生的事件),有多少情况,使得农民处境特别困难、特别紧张,并且不可避免地加强了农民从无产阶级方面向资产阶级方

面的动摇。

现在简单地谈谈这个问题的理论意义，或者说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论见解。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业和农业中的雇佣工人占绝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的。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有在几十年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只有这样的阶级，才能够在社会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成为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支柱。只有在这个阶级相当发展的国家里，才能够从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需要全国性的特殊的过渡办法。我们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演讲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都强调说，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绝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它的及时支持。你们知道，为了争取这个条件，我们比以往多做了很多工作，然而，要使它成为现实，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另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实现自己的专政或者说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互相协议。

协议是个很广泛的概念，它包含着一系列的措施和过渡办法。这里必须指出，我们应当在我们的全部宣传和鼓动工作中开诚布公地提出问题。有些人把政治理解为耍手腕，有时几乎归结为欺骗，这种人在我们当中应当受到最坚决的斥责。他们的错误必须加以纠正。阶级是欺骗不了的。三年来，为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我们进行了很多工作。群众从尖锐的斗争中学到的东西最多。根据我们的世界观，根据我们几十年来的革命经验和我们革命的教训，我们必须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这两个阶级的利益是各不相同的，小农需要的东西同工人需要的不一样。

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时，只有同农民协议，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会议上，在一切报刊上，都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明这一点。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当设法隐瞒什么，而应当爽直地说：农民对于我们和他们之间所建立的这种形式的关系，是不满意的，他们不要这种形式的关系并且不愿意再这样生活下去。这是不容置辩的。他们的这种意志已经明确地表现出来了。这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意志。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是十分清醒的政治家，所以能够爽直地说：让我们来重新审查我们对农民的政策吧。目前的这种状况，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我们应当对农民说：“你们想要倒退，想要全部恢复私有制和自由贸易，那就必不可免地要滚到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下面去，许许多多的历史实例和革命实例，都证实了这一点。根据共产主义初步原理或政治经济学初步原理中的最简单的论点，就可以证明这是不可避免的。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吧。农民要离开无产阶级而倒退到——并且让国家也倒退到——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下面去，这对农民是不是合算呢？你们合计一下吧，或者让我们一起来合计一下吧。”

我们认为，如果合计得准确，那末，虽然在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小农的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着我们所意识到的深刻的差异，合计的结果也会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不管我们的资源多么困难，满足中农的任务还是必须解决的。农民中间成为中农的人比以前更多了，矛盾已经缓和了，土地更平均地分配使用了，富农已被大大削弱了，并且一大部分已被剥夺了财产，——在俄罗斯比在乌克兰要多些，在西伯利亚则比较少些。可是，整个说来，统计材料完全无可争辩地表明，农村已经是均衡化了，平均化了，这就是说，急剧地分化为富农和无地农民的过程已经缓和了。一切都变得更加平均了；整个说来，农民已经达到中农的地位。

对于这种中农，对于这种有自己的经济特点和自己的经济根源的中农，我们能不能予以满足呢？如果某个共产党人，空想在三年内可以把小农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根源改造过来，那他当然是一个幻想家。老实说，这样的幻想家在我们中间是不少的。但是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坏处。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怎么能够没有幻想家呢？实践显然已经表明，农业集体经营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试验和创举，可以起多么巨大的作用。但是实践也表明，当人们满怀着善良的意图和愿望，到乡村去组织公社和集体耕作，但是因为没有集体工作的经验而不善于经营时，这些试验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你们知道得很清楚，这样的例子不知有过多少了。我重复一遍：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是需要经过几代的事情。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地实行电气化，才能解决这个关于小农的问题，才能使他们的可以说是全部心理健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根本地和非常迅速地改造小农。我说需要经过几代，倒不是说需要经过几百年。你们都清楚地了解，获得拖拉机和机器以及把一个巨大的国家电气化，这无论如何是要有几十年的时间才

能办到的。这就是我们的客观情况。

我们应当努力满足农民的要求，因为他们感到不满足，不满意，而这种不满意是合理的，他们是不可能满意的。我们应当对他们说：“是的，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了。”怎样去满足农民呢？满足农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哪里能够找到对怎样满足农民这个问题的答案呢？自然，这要从农民的要求本身中去寻找。这些要求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我们必须对这些要求加以审查，必须从经济学的观点对我们关于农民的经济要求所知道的一切加以考查。只要深入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立刻对自己说：实质上可以用两个东西来满足小农。第一，需要有一定的周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经营自由。第二，需要供应商品和产品。如果没有什么可以周转，那还算什么周转自由；如果没有什么可以交易，那还算什么贸易自由！那就会成为空头支票；而阶级是不能从空头支票得到满足的，只有用物质的东西才能满足它的要求。必须好好地理解这两个条件。关于第二个条件——我们怎样供应商品，我们能不能供应商品，——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至于第一个条件——周转自由——需要在这里谈谈。

什么是周转自由呢？周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说倒退到资本主义去。周转自由和贸易

自由，这就是指各个小业主之间进行商品交换。我们所有的人，凡是学过马克思主义初步原理的，都知道这种周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这种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在全世界都正是从商品农业经济中生长起来的。我们在理论上很了解这一点，而在俄国，凡留心观察小农的生活和经营条件的人，都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于是就发生一个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共产党难道可以承认贸易自由，可以实行这种自由吗？这里是否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呢？对于这个问题，应当回答说：自然，这个问题在实际解决时是非常困难的。我事先就预见到，并且在和同志们的谈话中知道，在分发给你们的那个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初步草案中，发生问题最多的——发生这些问题是理所当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就是关于允许在地方经济周转范围内实行交换这一点。这一点是在第8节的结尾中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它的范围究竟怎样？它怎样实现呢？如果谁想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他错了，我们只有从我们的立法上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的任务只是规定原则上的路线，提出口号。我

们的党是一个执政的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在这里，我们应当在原则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在原则上解决这个问题，使农民知道这一点，因为播种的季节就要到来了。然后就必须推动我们整个机关，运用我们全部的理论力量和全部的实践经验，来研究这个工作应当怎样进行。能不能这样做呢？从理论上说来，能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给小农恢复贸易自由、资本主义自由，而不至于因此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根基呢？能不能这样呢？能够，因为问题只是在于分寸。如果我们能获得纵然是数量不多的商品，把这些商品掌握在国家手中，掌握在有政权的无产阶级手中，并且能把这些商品投入周转，那末作为国家的我们，就能够除了政治权力之外再加上经济权力。把这些商品投入周转，就能够活跃小农业，这种小农业在严重战争和破产的重压之下，在小农业无法扩展的重压之下，现在已经处于极端严重的凋敝状态。小农只要还是小农，他就必须有同他的经济基础，即小规模个体经济相适应的刺激、推动和鼓励。这里是不能离开地方周转自由的。如果这种周转使国家能用工业品换得一定数量的粮食，以满足城市、工厂和工业的最起码的需要，那末在经济周转恢复的情况下，国家政权就能够仍旧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并

且得到巩固。农民要求在实践中向他证明，掌握工厂和工业的工人能够同农民建立周转关系。另一方面，在一个交通不便、幅员辽阔、各地气候悬殊、农业条件不同以及还具有其他种种特点的巨大的农业国家里，地方农业和地方工业在地方范围内有一定的周转自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这方面犯了很多错误，做得过分了；我们在贸易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周转方面做得过分了。这是不是一种错误呢？当然是一种错误。

在这方面，我们做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事情；我们没有保持一定的限度，不知道如何保持这个限度，——如果看不到和不理解这一点，那就是一种莫大的罪恶了。然而这里也有过迫不得已的情况：过去我们一直是生活在极端艰难困苦战争的条件下，因此我们在经济方面也只有依照军事方式来行动，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一个破产的国家，竟然熬过了这样的战争，这实在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经济利益中产生出来的，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巨大的热情创造了这个奇迹；由于这种奇迹，我们打退了地主和资本家的进攻。但同时，我们做得超过了理论上和政治上所需要的限度，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我们在鼓动和宣传当中，不应当掩饰这一点。我

们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允许地方上的自由周转，这不仅不会破坏，而且会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至于如何来做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我的任务是向你们证明，这在理论上是可以的。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如果它手里有什么资源的话，它尽可以把这些资源投入周转，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中农，在地方经济周转的基础上满足他们。

现在，简单地谈谈地方经济周转问题。首先我要讲一下合作社问题。自然，在有地方经济周转的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合作社的，而我们的合作社是太受压制了。我们的党纲强调指出，最好的分配机构就是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合作社，这个机构是需要保存下来的。在纲领中是这样说的。这一点我们是否执行了呢？执行得非常不够，而且一部分完全没有执行，这也是部分地由于错误，部分地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合作社产生了比较会经营的、在经济上比较高级的分子，同时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是一种化学定律，——这是没有办法的！（笑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些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恢复资本主义、帮助尤登尼奇的人。这也同样是一种定律。我们必须同他们作战。既然要作战，那就要按照军事方式来行动：我们当时必须保护自己，而且我们保护住了自己。但

是我们能不能停在目前的状况下不动呢？不能。这样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无疑是一种错误。正因为如此，关于合作社问题我提出了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很短，我现在把它读一下：

“鉴于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对合作社的态度
的决议完全是以承认现在已经为实物税所代替的余粮
收集制的原则作为基础，因此，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
决定：

取消这项决议。

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做出一些决定，并在党和苏维埃系统中加以通过，以便根据俄共党纲并适应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情况，来改善和发展合作社的机构和活动。”

你们会说，这里说得不明确。是的，这里在某种程度上不明确是必要的，为什么说这是必要的呢？因为要十分明确，那就必须十分清楚地知道，我们在全年当中要做什么事情。谁知道这一点呢？谁也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

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束缚了我们的手脚，这个决议说：“隶属于粮食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是一个很好的机关；但是，当重新审查对小农的态度时，还让合作社必须隶属于粮食人民委员部，而束缚住自

己的手脚，这在政治上就犯了明显的错误。我们应当责成新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研究和确定一定的办法并作一定的修改，检查我们要采取的前进和后退的步骤，即这一点应当做到什么程度，怎样保持政治利益，应当放松多少才能够方便些，以及如何检查试验的结果。从理论上说来，我们在这方面正面临着一系列的过渡阶段和过渡办法。但是，对于我们，有一点是很明显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预料我们的运动会沿着直线前进，而事实上，正象在历次革命的历史上常见的那样，运动是曲折前进的。用这样的决议把手脚束缚起来，这是政治错误。现在我们说，应当取消这个决议，应当以强调合作社机构的意义的纲领作为指针。

我们说，应当取消这个决议，应当适应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情况。但是，我们在什么时候实行这一点呢？不会在收割以前，也就是说，还要经过几个月的工夫。这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都会是一样的吗？绝对不是的。如果死板地把俄国中部、乌克兰和西伯利亚混为一谈，使它们服从于一定的死板格式，那将是极为愚蠢的。我建议用代表大会决议的方式把这个关于地方周转自由的基本思想肯定下来。我想，在这以后，中央委员会一定会在最近几天内公布一封信，信中说，——自然，中央委员会说的会比我现在说的更好

些——不要损毁任何东西，不要着急，不要弄巧成拙，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中农，同时不要损害无产阶级的利益。把各种东西都拿来试验一下，根据实际经验加以研究，然后告诉我们，你们得到了什么东西，而我们可以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甚至几个专门委员会，来研究所积累的经验。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货币周转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可以很好地检查国内周转是否正常；如果这个周转失常，货币就会变成废纸。为了获得今后如何进行工作的经验，我们必须十次地检查我们采用的各种办法。

人们会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他们希望知道从什么地方弄到商品。要知道，贸易自由是需要商品的，而农民是很聪明的人，他们是很会挖苦人的。我们现在能不能弄到商品呢？现在可以弄到，因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经济地位已经大大地改善了。我们正在同国际资本作斗争。国际资本瞧着我们的共和国说：“这是些强盗，鳄鱼”（这话是一位英国女画家一字不漏地转告我的，她是从一个最有威望的政治家那里听到这种话的）。既然是鳄鱼，那就只能加以鄙视了。这就是国际资本的呼声。这就是阶级敌人的呼声。而从他们的观点看来，这是对的。但是这种结论的正确性是需要用事实来检查的。你既然是全世界强有力的力量，是全世界的

资本，你既然说我们是“鳄鱼”，而你手中又掌握着一切技术，那就开枪试试吧！然而，当它试了之后，它却因此而受到了更大的痛苦。这样，资本才不得不考虑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于是它说：“需要做生意。”这就是我们的伟大的胜利。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已经接到两项借款的建议，借款数目约为一亿金卢布。金子我们是有的，但是金子不能卖，因为金子是不能吃的东西。大家都遭到了破产，在一切国家中，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金融关系已被战争弄得混乱到不可想象的程度。此外，要同欧洲来往，就需要有船队，而我们却没有。船队在敌人手里。我们同法国没有签订任何协定，它认为我们是它的债务者，那就是说，对于我们的任何一只船，它都可以说，“这是我的”。他们有海军，我们却没有。由于这种情况，直到现在我们能使用的金子的数量极小，小到可笑的地步。现在银行资本家方面，有两项借款的建议，数目为一亿。自然，这笔资本是要获得掠夺性的利息的。但是在此以前，他们根本就没有提起过这一点；在此以前，他们只是说，“我要把你打死，我要把你所有的一切白白拿走”。现在他们因为无法把我们打死，于是就准备同我们做生意了。现在，同美国和英国的贸易协定，可以说已经准备就绪；租让的情况也是这样。昨天我还接到现在在这里的万德里普